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薦舉類

命舉賢才 順治初，順天巡撫宋權獻治平三策，首言致賢才以佐上理，薦明薊遼總督王永吉，因詔廷臣各舉所知。嗣以知舉多明季故吏廢員，無肥遯逃名之士，定舉主之法，得人者賞，繆濫連坐，禁不得以雜流黜革之人充數，緘默不言者罪之。順治末，停差巡按，定直省巡撫薦薦方面有司佐貳教官員額。康熙己未，都御史魏象樞舉清廉□人，上諭「張沐、陸隴其係廉能之員，畀以直隸、江南繁劇之地，庶其才可以表見」。旋令部臣保關差，咸以操守難知對。上曰：「清操如何可廢，如郝浴居官甚好，猶侵蝕錢糧，魏象樞嘗薦之，此事安能豫知，但將有守之人舉出，自能效力。」尋九卿疏薦蘇赫、范承勳、趙倫、崔華、張鵬翮數人，而陸隴其復與焉。之數人者，皆以廉惠愛民，有聲於時。康熙中，尚書趙申喬舉張應詔能耐清貧，可為兩淮運使，疏內有「為知府不製衣服隨從數人」之語。上諭：「清官不係貧富，張伯行家道甚饒，任所日用，皆取諸其家，隨從四五□人，今以不清可乎？操守雖清，不能辦事，何裨於國！」

世宗即位，大開賢路，諭京外大臣各舉賢才，同鄉、同年、門生、親戚子弟，俱准保奏，勿避嫌疑，而得人稱盛。晚近彈章慣語，罔不曰任用私人，實則用人之道，僅有賢不肖，而無所謂公私，不問其稱職與否，斤斤於公私之間，亦已過矣。世宗嘗因鄂藩開缺，思之數日，不得其人，始令九卿密保。蓋明保為揚於王庭與眾共之之義，至於黨援聲氣，又不得不豫防其微，乃有密上封事之例，則古大臣寵利不居之意也。乾隆時，以道府要職，令督撫藩臬各舉一二人。厥後，詔大學士舉編檢堪任知府者，尋又令侍郎以上舉堪任三品京堂者，尚書以上舉堪任侍郎者，明薦密保，更進迭用，未嘗失之寬濫。嘉、道間，稟承家法，薦舉之路，猶極謹嚴。咸、同軍興以後，需才孔亟，始有破格用人之典矣。

薛所蘊薦孫奇逢

順治初，祭酒薛所蘊薦容城孫奇逢，稱為許衡、吳澄，請以奇逢長成均。奇逢固辭。

湯文正薦徐文敬

錢塘徐文敬公潮官翰林日，睢陽湯文正公斌方侍講東宮，獨深器之，嘗薦於聖祖曰：「臣老矣，受恩至重，無可報稱，薦徐某，所以報也。」因命書文正語於起居注。文正去，文敬遂繼為講官。

格爾古德薦衛立鼎陸隴其

文清公格爾古德繼于清端公撫直隸，疏薦盧龍令衛立鼎、靈壽令陸隴其，眾論翕然；及詔舉賢能，九卿交推其清廉莫及焉。

帥顏保薦吳興祚

康熙間，無錫知縣吳興祚以漕督帥顏保保薦，特擢福建按察使。

聖祖諭臣僚舉所知

康熙戊午，聖祖御懋勤殿，召郎中王士禎賦詩，賜謙，特授翰林侍讀，遂諭中外臣僚各舉所知。

年羹堯薦蔡文勤

漳浦蔡文勤公之以庶吉士入都也，寶應喬教諭某遇諸逆旅，見其舉止而異之，聞諸外舅甘撫胡期恆，胡以聞之年羹堯，遂薦諸世宗，至大用，然文勤實不知也。

札某以薦人受刑

雍正時，禮部侍郎札某以保舉人才，摺中引孔明不識馬謖事。世宗大怒，杖四□，復枷示以辱之。

祁鶴皋薦劉澄齋自代

祁文端公之父鶴皋，名韻生，邃於輿地掌故之學，所著《皇朝藩部要略》、《西陲要略》、《西域釋地》諸書，綱領秩然，甄採有法。嘗提調史館，舉介休劉澄齋錫五自代。總裁阿文成公問曰：「此非某耶？骨氣如此，可勝提調任矣。」

訥親薦兆惠阿桂

乾隆中葉，訥親以侍寵驕倨，復貽誤金川軍務，致罹重譴。其操守頗廉介，當隆赫時，門無苞苴，部院司員以公事關白，必反復駁詰，見有才器出眾者，薦引惟恐後人。贊樞垣時，武毅謀勇公兆惠、誠謀英勇公阿桂，均為庶僚，訥即密保二人內堪尚書，外堪督撫，無一知者。迨訥身後，高宗將原摺發出，人始服其論薦之公。

來保薦兆惠

文端公來保善相馬，一時有九方皋之目，而亦有知人之明。文襄公兆惠，微時貧甚，生未逾月，父母亡，育於姑家。七八歲，長大如成人，力敵百夫，入營，就步糧為街卒。時文端兼攝步軍統領，見諸卒潑水，水所及不過尋丈，兆獨遠及數□丈外，異之，呼與語，甚憇，命鞭之，如擊石焉，大呼曰：「性耐刀鋸耳，不堪鞭箠也！」文端聞言，益大異，令明日至府面試，挽強命中，揮刀運石，力大無窮。與談行軍紀律，侃侃而言，動中竅要，文端益喜。次日入朝，見高宗，叩首賀曰：「臣為國家得一奇士。街卒兆惠，真大將才也。」即日召見，命之射，九發皆中，即授一等侍衛。後平定西域，數建大功。

阿文成薦松文清

相國松文清公筠年□二時，父母窮困失養，流轉至吉林商販家，為之飼馬。年雖幼，能解馬性，歷一年，繁豢異恆，主人異之。及蒙古某赴吉林將軍任，過其地，覺其狀貌魁異，不類常兒，召馬主人，還以身價，攜歸，撫為己子。讀書習射，皆冠其曹。及冠，得阿文成公賞識，奏拔之，遂大用。阿疾革，仁宗臨問：「卿後誰當大任？」阿以松及慶相國對之。後松任封疆，勳業卓卓，為一代名臣。

以保薦期年至開府

宣宗即位，賢俊之沈淪下僚者，率超擢。如鄭裕官郎中，以蔣攸銛薦，期年至直隸布政使。董鄂阿麟官鄖陽知府，以那彥成薦，期年至江西巡撫。唐仲冕官知府，左輔官按察使，以英和薦，期年皆至開府。

大臣合薦羅鏡典

安化羅文僊公鏡典，生而有文在手，曰典，因以為名。在詞館，即究心經世之學。湖南瑤變，宣宗詢軍事，圖形勢扼塞以進。曹文正公振鐻言於上曰：「有用才也。」未幾，上書房員闕，上詢於潘文恭公，文恭舉文僊及杜文正以對。上復以二人詢王文恪公，對曰：「羅某，良吏才也。」會召對，垂詢良久，諭近臣曰：「此人精神滿腹，可外任。」遂自平陽府知府沅督雲貴，歷官秦、晉、湘、楚、滇、黔六行省。【湖南為本籍，曾奉辦理團防之命，力解長沙城圍。】其鄉人稱其少讀書嶽麓，凡□二年，歲再歸省，必徒行，曰：「吾以習勞也。」

孫文靖薦陶文毅

安化陶文毅公澍，丰裁峻整，好議論人物，惟恐不盡，雖廷對亦然。開藩皖中，循例覲見，論某官溺職狀，至聲色俱厲，鬚髯翕張。宣宗疑之，密諭孫文靖公爾準，察其為人，時文靖方撫安徽也。文靖密疏薦引。硃批曰：「卿不可為其所愚。」復具疏，條列善政，力保其無他。文毅遂獲大用。

肅順薦胡文忠曾文正

肅順於咸豐年間始為御前大臣，貴寵用事。入軍機，屢興大獄，竊弄威福，大小臣工被其賊害，怨毒繁興，卒以驕橫僭擬，獲罪伏法。然是時粵寇勢甚張，而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，朝臣如祁文端公、彭文敬公尚曹焉不察，惟肅知之深，頗能傾心推服。平

時以座客談論，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，胡文忠公之才略。蘇、常既陷，何桂清以棄城獲咎，文宗欲用文忠督兩江，肅曰：「胡林翼在湖北，措置盡善，未可移動，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，則上下游俱得人矣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遂如其議。

穆彰阿薦曾文正

穆彰阿嘗汲引曾文正公國藩，每於御前奏稱曾某遇事留心，可大用。一日，文正忽奉翌日召見之諭。是夕，宿穆邸，及入內，內監引至一室，則非平時起處。踰亭午矣，未獲入對。俄內傳諭：「明日再來可也。」文正退至穆宅。穆問奏對若何，文正述後命以對，並及候起處所。穆稍凝思，問曰：「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？」文正未及對。穆悵然曰：「機緣可惜。」因躊躇久之，則召幹僕某，諭之曰：「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，屬其將某處壁間字幅，炳燭代錄，此金為酬也。」因顧謂文正，仍下榻於此，明晨入內可。泊得覲，則玉音垂詢，皆壁間所懸歷朝聖訓也。以是奏對稱旨。並諭穆曰：「汝言曾某遇事留心，誠然。」而文正自是駸駸嚮用矣。

左宗植薦江忠烈

湘陰左舍人宗植，文襄公宗棠兄也。少豁達，好談時務，歷贊大府帥戎幕，與文襄齊名。咸豐初年，粵寇起事，文宗命故相賽尚阿經略粵西軍務。時左官京師，以賽參佐非人，亟草牘，力薦江忠烈公忠源於相國祁雋藻，祁遂上達天聽。忠烈之轉戰數省，豐功勁節，實自左識拔始。

潘文勤胡文忠保左文襄

左文襄公宗棠為官文恭公文所劾，後得潘文勤公祖蔭奏保獲免，其中委曲甚多。當文恭參摺之上已奉密諭：「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，即行就地正法。」肅順知之，語其幕客高心夔，高轉語王闓運，王又轉語郭嵩燾，郭使王偕高求肅營救。肅允之，第云仍須別有人奏保，上如問及，可從而解釋之，其勢順而言亦易入；若憑空陳奏，恐上見疑。王以告郭，郭乃撰具保摺，並懷三百金往覓潘。既相見，郭卒然指潘而問曰：「伯寅，何久不宴我於蓮芬家也？」【蓮芬姓朱，為爾時名伶，工生旦劇，潘所眷也。】潘曰：「近者所入甚窘，何暇及此。」郭強勸之，偕赴蓮芬家。既至，郭又問曰：「今者具奏保舉人，肯為之乎？」潘詢保何人，郭曰：「姑勿問，摺已代撰，且繕就，第能具奏者，當以三百金為壽。」言次，即出三百金置潘前，連問曰：「如何如何？」潘既夙信郭，又見多金，足以應急，不能無動，即取金納懷中，曰：「吾輩姑飲酒，再商。」因命蓮芬置酒，相與痛飲。既，郭要潘同往遞摺，潘於路，復以所保何人為問，郭慮其中變，仍枝梧之。至奏事處，潘曰：「事已至此，必無悔理。惟所保何人，摺中所言云何，必先令我知，否則萬一叫起。」【叫起即召見也。】將何詞以對？郭乃出摺與觀，潘無異言。摺上，果叫起，上問曰：「汝從何識左宗棠而知其為人？」潘倉卒未籌及此，乃飾詞對曰：「左宗棠是臣業師。」上頷之。未幾，而胡文忠保左之摺亦至，上乃顧肅曰：「官文劾左宗棠，潘祖蔭、胡林翼又保舉左宗棠。方今多事，用人之際，人才難得，左宗棠果為不法，固應嚴懲，如有大才，亦應重用，不知究竟何若？」肅曰：「聞左宗棠為湖南巡撫駱秉章所信用，一切皆歸其主持。官文劾之，亦頗以其攬權為言。然駱秉章之在湖南，功績昭著，即左宗棠之才可知矣。」上恍然，於是諭官再行確查。及官覆奏，亦為左洗雪，即奉命以三品京卿用。

曾文正薦李文忠

李文忠公鴻章初以優貢客都中，受知於曾文正公國藩，師事之，日與講求經世之學。及入翰林，未三年，而粵寇難起，李適在籍，佐巡撫福濟幕。時廬州已失，福欲復之，不得手，李乃建議先取含山、巢縣以絕其援，福授以兵，克之，由是有知兵名。福疏薦，道員鄭魁士沮之，遂不得志，而謗言日起。後授福建延建邵道，擁虛名，無官守。咸豐戊午，文正移師建昌，往謁，留焉。旋文正派湘軍新舊九營，使其弟國荃統之，赴景德鎮助勦，以李同往。江西告捷，又隨文正大營兩年有奇。庚申，文正議興淮陽水師，薦李補兩淮運使。疏上，值文宗北狩，不省。李時年三十八歲也。

胡文忠薦舉人才之法

益陽胡文忠公關心時事，遇四方之使，雖小吏末弁，引坐與談，舉所述聞見，隨筆記之，以備參攷。若稍有志意者，則必問所見人才，所學何方，已效安在，且令指實事一二證之，兼注考語。故几席所在，手摺數□。或不知其故，以為何厚我而殷勤若是，蓋文忠薦舉人才，往往非宿昔相知，博采慎取，實默具權衡也。

陳國瑞薦段得勝

陳國瑞梟勇，為咸、同間諸將之冠，而秀美若處子，後與李世忠互毆落職，錮於家。生平愛才若渴，曾保薦段得勝於湖廣總督譚廷襄，書云：「部民有髮僧天元道人頓首再拜，謹奉書於竹巖督帥大公祖閣下：杜老云：『炎風朔雪天荒地，只在忠良翊聖朝。』其君之來督吾楚救民水火之調歟？武侯曰：『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』其僕昔日之愚忠，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而不能剖以示人之苦心歟？五祖曰：『心心相印。』非僕與君未謀面之神交歟？語曰：『飛鳥盡，良弓藏。』其千古將帥之定論歟？嗟嗟，『棧石星飯，結荷水宿』，是僕罷兵後間道取歸景況。『近鄉情更怯，不敢問來人』，是僕初入里門景況。『世亂遭飄蕩，生還偶然遂』，是僕與家人老弱終夜共話刺刺不休景況。『傷心不忍問耆舊，復恐初從亂離說』，是與鄰人酬酢景況。『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濁』，是僕思渴多飲以清肺肝景況。『磨刀鳴咽水，水赤刃傷手』，是回思辛苦賊中來景況。『積屍草木腥，流血川原丹』，是今日之《無家別》、《垂老別》景況。嗚呼！手無斧柯，奈龜山何？惟有日夜焚香默禱，以祝吾帥指揮能事回天地，訓練強兵動鬼神，使死者盡雪恥，生者皆銜恩而已。僕買山以來，舊部士卒生還者，惟千總段得勝一人。昨來相見，僕久居深山，聞足音，則欣然以喜。僕憐其轉徙無成，今幸得歸隸麾下，伏惟鞭策，使盡其犬馬之勞，不勝大幸。」文詞鬱勃可誦，書法亦渾勁騰踔。

郭嵩燾薦熊天保

郭嵩燾字筠仙，有致江督劉文誠公坤一書，保薦熊天保。蓋自粵撫落職後內召授閩臬時作，詞意固極佻倖也。書云：「去臘入都，敬聞榮督兩江之命，以手加額，頌朝廷之明，賢者得位乘時，名業之流傳方盛也。江南吏民相謂以穩實精鍊，度越前型。嵩燾聞而忻快飛揚，不自知其身之淪賤也。自分家居養疾，讀書自娛，無進取仕宦之心。去歲蒙恩內召，躊躇數月，乃始成行，實以濫承疆寄，未一叩謁天顏，臣子之心，有不能自己者。意謂京師小住月餘，尚可告歸，甫及一月，而有閩臬之命，欲遂決然以去，慮有不安貧賤之嫌，勉強扶病一行。三數月後，病體或不能支，仍即乞歸耳。月之□三日，由天津航海抵滬，守候福建輪船。船價昂貴，數倍他處，以閩地窮瘠，僅一船來往，運載貨物，用以居奇，耽延多日，耗費滋甚。閩官之不可為，隨事皆然，足為一慨。都司熊天保，向在李伯相處充當護衛，嵩燾曾識之，為言於梅小岩方伯，求一小差使。頃至滬相候，求隨赴閩，豈非怪誕。幸隸麾下，恩施磅礴，尚能蔭及，因以一書代其懇求。」

恭王薦人得體

光緒癸未春，豫撫李鶴年以王樹汶案革職，孝欽后召見樞臣，謀代者。李文正公鴻藻舉定興鹿傳霖，寶鑒舉覺羅成孚，二人皆藩司，資望相埒。孝欽疑未決，顧問恭忠親王，當與何人恭對曰：「成孚亦甚好，但滿員，恐不諳民間利病。豫省吏治甚頹敝，不可不簡授清望之員以矯之，用成不如用鹿。」議遂定。會河督梅啟照亦緣是案罷斥，乃命成孚署理河督。

李文忠保電報學生

李文忠公鴻章督直時，嘗保奏電報學生謝某，中有云：「有民胞物與之量，體國經野之才。」

張百熙薦陳壁

光緒庚子前御史陳壁巡視中城。時京師路政不修，行人遺矢，觸目皆是，居民率以穢物傾門外，纍纍如小阜。陳視事後，於所轄境嚴禁之。京師畏巡城御史過天子，令出，果有效。更捐廉僱人，平其如小阜者，使皆成坦途，以是輿論德之。壬寅，兩宮回鑾，張文達公百熙由廣東學使任滿，自行在授總憲，隨扈返京，僦居中城境，聞人追述陳事，乃疏保陳辦事勤能。時陳已轉給諫，

不數年，即長郵部。

徐郟薦廣東人

光緒中，徐協揆郟保舉經濟特科之摺上，或有謂其受賄者，某相語人曰：「頃老保舉經濟特科之摺，總覺粵人太多。」蓋粵人喜用錢，迷信神鬼之外，於科名仕宦尤為迷信，每不惜以巨金冒險運動也。而此次實不然。

剛毅薦龍殿揚

總兵龍殿揚魁梧多力，剛毅所識拔者也。剛於孝欽后訓政時，寵頗固。孝欽嘗問之曰：「爾夾袋中儲有良才乎？」剛曰：「有一黃天霸。」問為誰，以龍殿揚對，笑頷之。蓋剛於滿臣中自命忠清，故欲以施公自比，而不自知其辭之陋也。然龍後出鎮曹州，卒賴剛所薦引。光緒乙巳，曹匪起，時剛已死，楊文敬公士驤方撫魯，以龍釀亂，劾去之。

光宣間保舉之濫

光、宣間，保舉濫，仕途雜，朝輸金帛，暮晉升階。各省大員子弟，每有年未及歲，而祖若父即為之預捐升階，丐人保舉，以為日後登進之地者。

以父舉子

康熙初，陝西提督王進寶保奏其子王用予材武可令勦賊。嗣大軍進規漢中，進寶遣用予前驅，繞出武關後，與大軍夾攻，奪險而前，所向無敵，遂抵保寧，擒渠殲敵。詔擢用予松潘鎮總兵，父子同建節鉞。雍正癸卯，雲南總兵趙坤擢貴州提督，陸辭曰，請以其子候補參將趙秉鐸補貴州提標參將，世宗允之。乙巳冬，調湖廣提督，丙午二月，復特命秉鐸調湖廣提標參將。

以子舉父

雍正戊申，世宗命內外諸臣各保舉一人。衡永郴桂道汪樞乃保舉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灃，學問優裕，政事練達，忠愛之性，出於至誠。奉旨，汪灃補授四川敘州府知府。

以兄舉弟

孫文定公嘉淦官祭酒時，嘗舉其弟揚淦為國子監學正，而同時侍郎陳樹萱奏保族弟鹽大使陳大芳，則大為高宗譙責。